

漢書西域傳補註



漢書西域傳補註

徐松撰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漢書西域傳補註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漢書西域傳補註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指
海及式訓堂叢書畿輔
叢書皆收有此書指海
在先故據以排印

漢書西域傳補註二卷。內閣中書徐松星伯所作也。指綜事類。切直形勢。萬里之廣。二千餘年之久。如輻
湊。如指植掌。昔范蔚宗自贊其書。體大思精。爲天下之奇作。星伯此註。不其然歟。星伯前以翰林編修
伊犁六年。撰新疆志略若干卷。既歸。奏上之。於是卽所經覽。證引往說。而爲此註。夫讀漢書者。不必至西
域。至西域者。不必能著書。而星伯非親歷新疆南北路。悉其山川道里風土。亦不能考證今古。卓然成一
家言。然則星伯之譎戍。乃星伯之厚幸。抑亦天下後世讀漢書者之厚幸也。爰索其本。序而刻之。道光九
年十一月。陽湖張琦。

KAT 156/030

漢書西域傳補註卷上

清 大興徐 松撰

西域傳

補曰。史記大宛傳。匈奴奇兵。時時遮擊使西國者。古晉國讀如城。廣雅釋詁。城。國也。後書烏桓傳有東城。西南夷傳有南域。此城郭國。界中國之西。故曰西域。按通鑑太初三年。貳師將軍誅宛王。漢通西域。應在是年。史云。史公所書年。

止漢武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是西域之通。在史記後。史公但據張騫所至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烏孫。及漢所嘗發使者安息。奄蔡。犂靬。條支。身毒諸國。作大宛傳。班君撰漢書。乃分大宛傳爲張騫李廣利兩傳。又採錄舊文。益以城郭諸國。創爲西域傳。序傳云。西戎即序。夏后是表。周穆觀兵。荒服不旅。漢武勞神。圖遠甚勤。王師驛驛。致誅大宛。修邊公主。通女烏孫。使命通條支之。灕昭宣承業。都護是立。總督城郭。三十有六。修奉朝貢。各以其職是也。班君作註。義或未備。有所引伸。以補曰別之。

卷第六

十六上

師古曰。烏孫國已後分爲下卷。補曰。孟堅漢書紀表志傳。合爲百篇。班君作註。雖依舊目。而文之繁重者。每篇或析爲數卷。五行志分爲五。王莽傳分爲三。其餘第分爲上下二篇。如高祖紀。王子侯表。百官公卿表。食貨志。郊祀志。地理志。

司馬相如傳。嚴朱吾邱主父徐嚴終王賈傳。揚雄傳。匈奴傳。外戚傳。敘傳。及此篇是也。孔穎達曲禮疏云。班固補曰。據宋本增。汪上者對下生名。本以語多簡策重大。分爲上下。更無義也。卷字據宋本增。下卷同註。烏孫上俗本有自字。校本作漢班固撰。

漢書九十六

祕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註

補曰。汲古閣本。題作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註。按舊書本傳。貞觀七年。拜祕書少監。出爲郴州刺史。未行。太宗復

以爲祕書少監。奉詔與博士等撰定五經。十一年禮成。進爵爲子。時承乾在東宮。命師古註班固漢書。承乾長上之。十五年。太宗下詔。將有事於泰山。所司與公卿并諸儒博士詳定儀註。多從師古之說。俄遷祕書監。是表上漢書時。正當作少監也。

西域以孝武時始通

補曰。山海經海內東經。國在流沙外者。大夏。月支之國。逸周書王會解載。伊尹獻令。正北大夏。莎車。是西域建國。防乎夏殷。史記大宛傳。張騫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隨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本

三十六國

補曰。此本其初言之。匈奴傳。樓蘭。烏丸。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已爲匈奴。其時蓋已有三十六國。歸匈奴者。樓蘭之外。惟無雷國。捐毒國。桃槐國。休循國。疏勒國。尉頭國。烏食國。卑陵國。渠類谷國。隋立師國。單桓國。蒲類國。西沮彌國。划國。狐胡國。山國。車師國。凡二十七國。小國也。小者七百戶。大者千戶。抒彌國。于闐國。難完國。莎車國。溫宿國。龜茲國。尉犁國。危須國。焉耆國。凡此九國。次大國。小者千餘戶。大者六七千戶。今按荀氏所說國名。與漢書異。卑陵即卑陸。渠類谷即卑陸國所治之番渠類谷。誤數爲國。考此傳所載。凡國五十二。附見之國如條支。奄蔡。黎軒。天篤。不與焉傳言三十六國在烏孫之南。則烏孫不在數中。又言宣帝時破姑師。分以爲車師前後

王。及山北六國。則孝武時有姑師國。而無車師前後國。及山北六國。車師都尉國。車師後城長國。烏食。警離。亦建國。元帝時。屬賓。烏弋。山離。安息。大月氏。康居。五國。不屬都護。捷枝。輪臺。皆漢所滅。小金附國。漢不禁車師之伐。不屬漢可知。皆所不數。蓋三十六國者。姑羌國。樓蘭國。且末國。小宛國。精絕國。戎盧國。扞彌國。渠勒國。于闐國。皮山國。烏秣國。西夜國。子合國。蒲黎國。依耐國。無雷國。難兜國。大宛國。桃槐國。休循國。捐毒國。莎車國。疏勒國。尉頭國。姑墨國。溫宿國。龜茲國。尉犁國。危須國。焉耆國。姑師國。盤山國。划國。狐胡國。渠黎國。烏壘國也。王氏應麟不數難兜。以爲屬鄯。其後稍分至五十餘。師古曰。司馬彪續漢書云。至哀平。有五十國也。補曰。分者。如姑師分爲車師。傳明言屬都護。知其說非。師及山北六國。車師分爲前後國。車師後國又分爲烏食。警離。國。且彌國。分爲東西。蒲類分爲蒲類後國。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補曰。孝武時。匈奴東境有河西四郡。南境至南山下。張騫傳。並南山欲從羌卑陸分爲卑陸後國之類。中歸爲匈奴所得是也。故三十六國在其右部。西其後漢置四郡。取姑師。樓

蘭、界于漢、匈奴絕漠、則三十一國、在匈奴之南矣、三十六國、今回疆地、匈奴右、
部、今外喀爾喀部落、及科布多城、塔爾巴哈台城、烏孫國、在西域北山之陽、
謂西州交河縣北柳谷金沙嶺等、是以今地理證之、西藏部阿里屬之達克喇城東北三百十
里、有岡底斯山、即古崑崙、崑崙氏謂之阿舞達、其山分四幹、向北者曰僧格喀巴、
譯言獅子口、當和闐正南、僧格喀巴布分二支、一支東趨爲張賽傳、及此傳所稱南山、
以在西域之南也、一支過和闐西北趨千六百餘里、發爲齊齊克里克嶺、喀什塔什嶺、
又西爲和什庫珠克嶺、而北折爲吉布森克山、又折而東、爲阿喇古山、復東爲喀克善山、
環千八百餘里、統名蔥嶺、蔥嶺又東趨爲天山、過回疆北至巴里坤東北而止、
是爲西域之北山、蓋西域三面皆山、惟東面缺、西域南面大山、今葉爾羌南之密爾岱山、英領齊整山、
庫克雅爾山、和闐南之哈朗歸山、克勒底雅山、是北面大山、今烏什北之貢古魯克山、
阿克蘇北之木素爾嶺、庫車北之汗騰格里山、哈喇沙爾北之博羅圖山、
察罕通格山、裕勒都斯山、吐魯番北之博克達山、巴里坤南三庫舍圖嶺、
中央有河、
補曰、即塔里木河、河東流亘西域中、說文曰、河水出燉煌塞外崑崙山、

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
補曰、今回疆輿地、以鳥道法計之、南北兩山間千二百餘里、
西自和什庫珠克嶺東至黨、
東則接漢、
補曰、此據置敦煌郡、
後言之、始則限匈奴、
阨以玉門、陽關、
孟康曰、二關皆在敦煌西界、師古曰、阨、塞也、
補曰、敦煌者、敦煌郡也、
郡有敦煌縣、龍勒縣、今之敦煌縣治以北、爲漢敦煌縣地、
縣治以南、爲漢龍勒縣地、
漢書地理志云、龍勒縣有玉門、陽關、
後魏改龍勒爲壽昌、
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陽關在壽昌縣西六里、
玉門關在縣西北百一十八里、
是二關皆在今敦煌縣治之西南、
肅州志云、敦煌縣西南一百五十餘里、有廢陽關、
是也、
玉門關、唐時移於晉昌縣、
元和郡縣志、玉門關在晉昌縣東二十步、
晉昌與瓜州同治、
在今安西州城西南、
故高居壽使于闐記云、肅州渡金河百里、出天門關、
又西百里、出玉門關、
又西至瓜州、
沙州、
又西渡都鄉河、
出陽關、
二關、
汲古閣本作陽關、
今據宋本改、
西則限以蔥嶺、
師古曰、西河舊事云、蔥嶺、其山高、大、上悉生蔥、故以名焉、
補曰、今伊犁西南境善塔斯嶺、即蔥嶺之一山、
山上悉生野蔥、
其南山東出金城、
與漢南山屬焉、
師古曰、屬、聯也、
音之欲反、
補曰、

章爾羌和闐城南山自和闐南復東出經羅布淖爾南又東經安西州南又東經青海甘州涼州蘭州南又東經渭水之南爲武功太乙諸山又東至西安府長安縣南五十里爲終南山言西城城南山至此而終也初學記引五經要義云終南山長安南山也一名太乙又引輿地記曰終南太乙山在長安西南五十里金城郡其河有兩原一出蔥嶺山一出于闐師古曰闐字與寘同音徒賢反又徒見反補曰後書作于寘顏昌故

漢書地理志昭帝始元六年置今甘肅蘭州府西界合爲蔥爾羌河一曰蔥嶺北河其河西源爲雅雅爾河東源爲烏蘇河合爲喀什噶爾河出于闐者一于闐即今和闐其河東據以生義河有兩原者特據兩地言之其實河有三源也河出蔥嶺者二一曰蔥嶺南河其河東源爲聽雅爾布河西源爲普勒善河

源爲玉龍喀什河西源爲哈喇哈什河合流爲和闐河于闐在南山下補曰南山者今諺稱密克瑪克曲底雪山在和闐額里齊城南五百八十里水經註謂之仇摩置其南道衛藏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

補曰和闐河二源自南山出東北流玉龍喀什河經額里齊城東哈喇哈什河經額里齊城西又各北流三百餘里而合爲和闐河又東北流四百餘里至噶巴克阿克集之地蔥嶺北河蔥嶺南河皆自西來會東注蒲昌海補曰和闐河與

合經阿克蘇城南有阿克蘇河自北來會乃合而東流是爲塔里木河又東克勒底雅河自南來會又東至庫車城東南有庫車河自北來會又東至哈喇沙爾城西南有博斯騰湖湖水自東北來會又東至哈喇沙爾城東南入於羅布淖爾即蒲昌海也自和闐河蔥嶺河

合流之地至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補曰水經注曰河水又東注於湖澤即經所謂蒲昌海也水積鄯善之東北龍城之西南龍城地廣千里皆爲鹽而剛堅行人所經畜產皆有蜃貝之掘發其下大鹽方如巨

陸以次相累類齊起雲浮察見星日少禽多鬼西接鄯善東連三沙爲海之北陸矣故蒲昌亦有鹽澤之稱也史記索隱曰鹽澤鹽水也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蒲昌海一名湖澤一名鹽澤一名補日海亦名牢蘭亦名臨海在沙州西南說文曰湖澤在昆侖下今同部語謂

之羅布淖爾補曰玉門陽關在今色爾騰海之東羅布淖爾在今吐魯番城西南自色爾騰海西北至羅布淖爾相去千餘里不得云三百餘里按水經注云東望湖澤河水之所潴也其源渾渾池泡東去玉

門關千三百里是漢書傳寫千字王懷祖先生曰漢紀孝武紀作去陽關三千餘里即廣袤三百里師古曰表長也音茂補曰千三百餘里之誤郭璞西山經注及爾雅音義引漢書皆無千字蓋後人據漢書刪之也

袤三四百里郭璞山海經注同今測漳爾東西二百餘里北有圓池三南有方塘池四懷祖先生曰本作廣袤三四百里謂澤之廣袤不能知其確數大約在三四百里之間也水經注無四字亦後人據漢書刪之御覽引水經注作廣輪四百里又脫去三字然據此知水經注原有四字也漢紀作廣長三四百里西山經注及通典並作廣袤三四百里郭璞爾雅音義引漢書作廣輪三四百里禹貢正義及史記大宛傳正義爾雅釋水疏並引作廣袤三四百里則今本脫去四字明矣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

補曰郭璞山海經注曰其水停冬夏不增減水經注曰其水潔淨冬夏不減初學記引此傳作其水停冬夏不減文選李善注引倉頡篇曰亭定也又曰停與亭同古字通說文有亭字無停字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於

積石爲中國河云補曰羅布淖爾水潛於地下東南行千五百餘里至今敦煌縣西南六百餘里之巴顏喇喇山麓伏流始出山麓有巨石高數丈山崖上壁皆黃白色蒙古語謂石爲齊老謂北極星爲噶達素謂黃金爲阿勒坦山麓之石遠望

如北極星故蒙古名其地曰阿勒坦噶達素齊老伏流自壁上天池涌出數爲百道皆黃金色東南流爲阿勒坦河又東北流三百里入鄂敦塔拉中其泉數百泓即元史所謂火敦腦兒譯言星宿海者也又東南流百三十里諸爲札凌淖爾又出淖爾東南流折而南五十里諸爲鄂凌淖爾又自淖爾東北出東流五十里折而東南百四十里又南流二百六十里折而東南三百里又東北二百四十里經阿木奈瑪勒占木遜山南麓即大磧石山漢書地理志金城郡河關縣磧石山在西南荒中今在西寧府西南邊外五百三十餘里即禹貢導河之地自古言河源者多不了獨此傳綜括詳盡蓋孟堅迎北單于親至私渠海定遠道長西域本其家乘以爲國史故所言地形與今若合符節惟謂重源出於磧石仍因山海經之訛而後儒吳驥有指河州之小磧石爲禹貢之磧石轉以班君所言磧石爲妄又謂孟堅載張騫窮河源事乃意度之非實見蒲昌海與積石通流繆悠之論不足依據唐辨機西域記云阿那婆答多池北面臨師子口流出徙多河繞池一匝入東北海或曰潛流地下出磧石山即徙多河之流爲中國之河源云蓋初唐人猶祖孟堅之說也白玉

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

補曰：隋書裴矩傳：自敦煌至於西海，凡爲三道。北道從伊吾經蒲類海，鐵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至拂菻國，達於西海。其中道從高昌、焉耆、龜茲、疏勒、度蔥嶺，又徑鑿汗蘇對沙那國、康國、曹國、何國，大小安

國、穆國，至波斯，達于西海。其南道從鄯善、于闐、朱俱、波喝、槃陀、度蔥嶺，又經護密吐火羅，抱怛仇延，灌國，至北婆羅門，達於西海。與此兩道異者，漢時兩道皆在天山南，山北爲匈奴故無道也。隋既有山南之兩道，又增山北一道，漢隋之南道，今不置，辟漢之北道，隋之中道，今謂之南道，往回疆者由之。隋之北道，今亦謂之北道，往烏魯木齊、伊犁者由之。後魏書西域傳又言出西域本有二道，後更爲四，出自

玉門，渡流沙，西行二千里至鄯善爲一道，自玉門渡流沙，北行二千二百里至車師爲一道，從莎車西行二百里至蔥嶺，蔥嶺西一千三百里，至伽倍爲一道，自莎車西南五百里，蔥嶺西南一千三百里，至波路爲一道，按至鄯善至車師，特入西域者經行之處，漢書所不數，其餘二道皆經莎車，即漢之南道是，言四出者實惟一道而已。兩道分自敦煌，李廣利傳起敦煌西爲入多道上，國不能食，分爲數軍，從

南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沙車爲南道。
師古曰：波河，循河也。鄯，音上扇反。傍，音步浪反。波，音彼義反。此下皆同也。南山，北者，密爾岱山、英額齊盤山、庫克雅爾山、及和闐諸山之北。張

騫傳：正南山，謂此也。史記秦始皇本紀並勃海以東，正義曰：並，白浪反。並，傍，皆傍之假借字。波義亦近傍。後書班超傳注：波，傍也。音波。段先生以波爲波之假借字，李廣利傳從奔河，山韻君彼注云：奔，逆流而上，則此云循河者亦沿奔之意。河水東注，西行者，奔塔里木河，葉爾羌河之南岸，以達葉爾羌境，後漢

紀作渡，則謂渡蔥嶺南河，義亦通。
南道西踰蔥嶺，則出大月氏安息。
師古曰：月氏，音支。支氏通。南踰蔥嶺則闐賓。自車師前王廷，隨

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爲北道。

補曰：隨北山者，烏什、阿克蘇、庫車、哈喇沙爾諸境之北山，路出山之南也。波河西行至疏勒者，沿塔里木河北岸，過阿克蘇，則沿烏蘭烏蘇河以至今喀什噶爾境，按蔥嶺南北二河至阿克

蘇，爲塔里木河，以注蒲昌海，故此傳於山有傍南山北山之別，於河則但曰波河，不分南北。明西域中央只一大河，水經注以爲南河北河，各自注海，則中央有二河，據此傳文，足明其誤。
北道西踰蔥嶺，則出大宛、康居、

奄蔡焉耆

補曰大宛康居亦可從南道康居之境南北長卑闕城近北田北道蘇離奧隸諸城極南則從南道故康居國言南道八國也陳湯傳云從南道踰蔥嶺徑大宛是大宛亦從南道之證奄蔡通鑑注引杜佑曰奄蔡後爲龜特國焉耆在西城東不得

敘於奄蔡之下者字衍文流俗因焉耆妄增恆祖先生曰景祐本無焉耆字通鑑與景祐本同則北宋本尙未誤漢紀孝武紀後漢書西域傳通典焉下皆有焉耆字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耳

諸塞種故不盡爲土著一切經音義引字書者相附著也龜略反有城郭田畜與匈奴烏孫異俗故皆役屬匈奴師古

屬於匈奴爲其所役使也補曰有城郭故謂之城郭爾匈奴傳注城郭謂諸國爲城居者今天山南回部匈奴西邊日逐王補曰匈奴皆有城郭田畜同漢時西域國天山北蒙古部落事游牧同漢時匈奴烏孫俗故謂舊時見下文顏君注

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無日逐王之名至狐鹿姑單于始以左賢王子先賢揮爲日逐王蓋置在太始時此傳本孝武時言當云右谷蠡或右大將也西邊者匈奴右部界西域置僮僕都尉使領

西域補曰匈奴左右大都尉在二十四長之列二十四長又各置相都尉通鑑注匈奴蓋以僮僕觀西域也禮記樂記注領猶治理也常居焉耆危須尉黎問賦稅諸國取富給焉古

口給足也補曰三國在西域北道而東西適中故僮僕都尉治之趙充國傳問自周衰戎狄錯居涇渭之北師古曰錯雜也補

紂放逐戎夷涇渭之北後二百餘年周道衰穆王伐玁狁至穆王之孫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至於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后有隙申侯怒而與玁狁共攻殺幽王於驪山之下遂取周地虜獲而居於涇渭之間侵暴中國涇渭水名漢志安定恆陽下云

開頭山禹貢涇水所出東南至陽陵入渭過郡三行千六百里隴西首陽下云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東至船司空入河過郡四行千八百七十里涇陽故城在今平涼府西南開頭山在府西百四十里陽陵故城在今西安府高陵縣西南三十里過郡三安定

扶風、郿、邠也。首陽，即今渭源縣鳳山，在縣西二十里。船司空城，在今華陰縣北五十里。過郡四：隴西、天水、扶風、京兆也。今渭水自甘肅平涼府西開頭山之澗谷東流，徑平涼府城北，又東經涇州城北，又經陝西之長武、郿州，東南經淳化、永壽、醴泉、咸陽、涇陽、高陵，而入渭。渭水自甘肅蘭州府渭源縣鳳山東流，經秦昌府北寧遠、伏羌、通渭、秦州、清水，又經陝西之隴州、寶雞、岐山、扶風、郿縣、乾州、武功，至屋輿平、郿縣、咸陽、西安府北臨潼、高陵、華州、華陰，而入大河。渭水北，今慶陽府延安府、鄜州地，渭水北，今鞏昌府平涼府、邠州地，在周時爲西戎、白蠻、義渠所居。及秦始皇懷卻戎狄，築長城，界中國。

師古曰：爲中國之境界也。補曰：通鑑蒙恬斥逐匈奴，收河南地，爲四十萬縣，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陰山，逐而北。史記正義曰：從河傍陰山東至遼東，築長城爲北界。戎狄，汪校本作夷狄。然西不過臨洮。

師古曰：洮，晉上高反。補曰：地理志：隴西郡有臨洮縣，故城在今臨洮府。洮，即今洮州，在京西千五百五十一里。從臨洮西南，芳州扶松府以西，並古諸羌地。漢興，至于孝武，事征四夷。補曰：洮以征伐爲事。廣威德，而張窳始開西域之迹。補曰：史記。

大宛之迹。見自張騫。其後驃騎將軍擊破匈奴右地，降渾邪休屠王。師古曰：居，晉除。補曰：匈奴傳：元狩二年，秦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耆山千餘里，得胡首虜八千餘人，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秋，單于怒，昆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爲漢所破，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昆邪休屠王恐，謀降漢，漢使驃騎將軍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按霍去病傳：以此爲元狩三年事。去病於三年春爲驃騎將軍，則去病傳是渾邪、匈奴傳功。

臣表皆作昆邪，顏君去病傳注：下是反，蓋音同假借字。遂空其地。補曰：史記大宛傳：渾邪王率其民降漢，而金城河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始築令居以西。師古曰：令，晉鈴。補曰：地理志：令居，在金城郡孟康注：令，晉連。按

鈴連雙字，匈奴傳：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水經注：遼水逕九吾縣北，爲鄆伯津，與澗水合，水出令居縣西北塞外。初置酒泉郡。補曰：地理志：酒泉郡，武帝太初元年開，應劭曰：其水若酒，故曰酒泉。匈奴傳：漢置酒泉郡，以隔絕胡與羌通之路。今

故曰酒泉。匈奴傳：漢置酒泉郡，以隔絕胡與羌通之路。今

肅州地。

後稍發徙民充實之分置武威、張掖、敦煌。

師古曰：敦，音徒門反。補曰：地理志：張掖郡，故匈奴昆邪王地。武帝太初元年，分酒

泉置，應助注：敦，大也。煌，盛也。張掖，言張國臂掖，以威光狄。

開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武帝太初四年，開敦煌郡。武帝後元元年，分酒

泉置，應助注：敦，大也。煌，盛也。張掖，言張國臂掖，以威光狄。

按：武威，今涼州府張掖。今甘肅府敦煌縣。列四郡，據兩關焉。

補曰：陽關在南，玉門在北。大率出南北道者，分由之。傳言出陽關自近者，始曰燉光，燉光在南道也。武帝

時，圍車師，出玉門迎軍。元始中，車師後王國開新道，通玉門。

李廣利傳：伐大宛，天子使使遮玉門，車師大宛在北道也。而去胡來王亦守玉門關。傳又言自玉門、陽關出南道，歷靜善，是兩關仍得相通。

自貳師將軍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多遣使來貢獻。

補曰：貳師破大宛，在太初三年。至天漢二年，渠犂六國使使來獻，是因伐宛而震懼。李廣利傳：貳師將軍之東，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入貢獻。漢使西域者，益得職。

師古曰：賞其勤勞，皆得拜職也。補曰：通鑑作漢使入西域者，胡三省曰：顏說非也。此言漢使入西域，諸國不敢輕辱，爲得其職耳。得職者，不失其職也。懷祖先生曰：胡解職字亦未了。職，非職事之職，猶所也。言自大宛王以殺漢使見誅，西域國皆不敢輕忽漢使，故漢之使西域者，皆得其所也。哀十六年，左傳：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史記伍子胥傳：作固其職也。是職與所同義。景紀曰：令亡罪者失職，武紀曰：有冤失職。兩者以聞。宣紀曰：其加賜鯁鯁，孤獨高年，毋令失職。管子明法解篇曰：孤寡老弱不失其職，失職皆謂失所也。故得

所亦謂之得職。趙廣漢傳曰：廣漢爲京兆尹，廉明威制豪

於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

補曰：今自哈喇淖爾至羅布淖爾，小民得職。師古彼注曰：得職，各得其常所也。是其證。

由哈喇淖爾南，皆經羅布淖爾南，至塔里木河之南岸巴罕噶順，凡千八百餘里，地皆沙漠，亭謂如下傳至校尉府有諸亭之亭，非秦法十里一亭也。

而輪臺、渠犂皆有田卒數百人。

補曰：此據昭帝時言之。輪臺，史記作

命頭，錢氏大昕曰：渠頭，聲相近。顏君李廣利傳注：輪臺，國名。渠犂，武帝紀臣瓚注：西域胡國名。蓋西域小國，漢滅之，以置田卒渠犂田士千五百人，今分田輪臺，故各數百人。

置使者校尉領護。

師古曰：統領保護營田之事也。補曰：西域屯田

之官皆爲校尉。此秩尊，加使者以別之，亦稱使者。史記：置使者護田積粟是也。鄭吉以後，改爲都護，遂無使者校尉之名。以其副猶稱副校尉。後書云：武帝置校尉領護西域。宣帝改曰都護，即謂此使者校尉也。通鑑注引此注，晉田作屯田，以給使外

國者。

師古曰：收其所種五穀以供之。補曰：據傳有樓蘭負水傭糧，送迎漢使。又曰：關西負糧，須諸國粟食。又曰：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關東餽食。又曰：漢使至，非以幣物不得食，皆漢使因糧外國之證。所以省糴糧之勞費，得積穀以威西國也。使外國者，通考

引作外國使者，或西域貢賦之使，漢以此爲厚給，義亦通。

至宣帝時，遣衛司馬。

補曰：百官公卿表：衛尉屬有諸屯衛候司馬二十二官。顏君元帝紀注云：衛司馬，即衛尉八屯之衛司馬。鄭吉傳以待郎遷衛司馬。

使護鄯

善以西數國。補曰：鄭吉傳，使護及破姑師，未盡殄。

師古曰：雖破其國，未能滅之。補曰：史記正義：姑師，國名，裴駰集解引徐廣注曰：姑師，即車師。錢氏大昕曰：車姑，聲相近。宣帝紀：神爵二年秋，使都護西域

時都尉鄭吉破車師。

分以爲車師前後王，及山北六國。

補曰：山，天山也。今博羅圖山，姑師地。正今吐魯番，及奇臺縣、阜康縣。分姑師爲車師前後國，且彌東、西國，卑陸前後國，蒲類前後國，共八國。後書以前後部及東

且彌、卑陸、蒲類，移支爲車師六國，不數西。且彌與卑陸後國者，或已爲他國所并。

時漢獨護南道，未能盡并北道也。然匈奴不自安矣。

補曰：史記：樂毅傳，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

齊，索隱：諱，謂總領之也。匈奴傳：單于病歿，罷兵，使題王都罕、胡次等入漢，請和親。

其後日逐王畔單于，將衆來降。

補曰：匈奴傳：神爵二年，握衍洞鞬單于初立，凶惡日逐王先賢理素與單于有隙，即率其衆數萬騎

歸。

護鄯善以西使者鄭吉迎之。既至，封日逐王爲歸德侯，吉爲安遠侯。

補曰：鄭吉傳：神爵中，匈奴乖亂，日逐王先賢揮欲降漢，使人與吉相聞。吉發衆

望，邀茲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口萬二千人，小王將十二人，隨吉至河曲，頗有亡者。吉追斬之，遂將詣京師。漢封日逐王爲歸德侯。宣帝詔曰：都護西域尉都尉鄭吉，討循外蠻，宣明威信，功微茂著。其封吉爲安遠侯，食邑千戶。功臣表作安遠侯，誤。是歲，神爵

三年也。補曰：按功臣表，鄭吉以三年四月壬戌封，先賢傳以三年四月戊戌封，而宣帝紀言神爵二年秋，匈奴日逐王先賢博將人衆萬餘來降，使都護西域騎都尉鄭吉迎日逐破車師，皆封列侯，護迎日逐破車師爲二年事，封侯爲三年事，紀特移言之，當以爲正。乃因使吉并護北道。

補曰：御覽引會稽典錄云：鄭吉既破車師，降日逐，威鎮西域，日逐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曰都護。都護之起，自古置矣。師古曰：都猶總也，言

總護南北之道。補曰：顏君鄭吉傳注，都猶大也，總也。揚雄言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謂置都護於城郭國也。按鄭吉既破車師，即并護北道，故封侯之詔已稱都護，是都護之置在二年秋。百官表作地節二年初置，誤以神爵爲地節，此傳作神爵三年，亦誤。都尉由此罷。補曰：通鑑注，日逐王既降，西域諸國咸屬於漢，故僅僕都尉罷。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補曰：是時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是益弱。於是徙屯田，田於北胥鞬。

師古曰：胥鞬，地名也。胥，音先餘反。鞬，音居言反。補曰：下言披莎車，是地近莎車，故水經注以爲自輪臺徙莎車，第通檢漢書，絕不見莎車屯田之事，且遠于烏壘千餘里，非都護與田官相近之意，疑莎車爲車師之訛，徙田北胥鞬，即下傳別田車師，特水經注已然是，鄭氏所見漢書已同今本。披莎車之地。師古曰：披，分也。補曰：左傳，披其地以塞夷庚，杜注云：披猶分也。屯田校尉始屬都護。補曰：即下傳三校尉。都護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

師古曰：督察也。補曰：兼設北道，故特言北道國。動靜。補曰：動靜二字當屬上諸外國爲句。有變以聞，可安輯，安輯之，可擊，擊之。師古曰：輯與集同。補曰：謂得便宜行事。都護治烏壘城。補曰：今庫車城屬策特爾軍臺，及其東車爾楚軍臺，皆烏壘城地。宋祁曰：烏壘下監本有孫字，松按蓋因烏孫致誤。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補曰：舉陽關以該玉門，水經注引作玉門關，與渠犂田

官相近，土地肥饒。補曰：渠犂，西漢龜茲東川，東漢敦煌益田之河南濱塔里木，河北岸，故土地肥饒，自車爾楚南至河岸二百里。於西域爲中，故都護治焉。補曰：師古傳，中西域而立莫府治焉。

焉城。顏君注，中西域者，言最處諸國之中，近遠均也。

至元帝時，復置戊己校尉。

補曰：百官公卿表，戊己校尉，元帝初元元年置，有丞司馬各一人，候五人，秩比六百石。後書西域傳序，元帝置戊己三校尉，據傳序言，校尉有二人，據表

言，校尉似祇一人。偏檢前書，如徐普、刁護、郭舉，皆稱戊己，無言戊校尉已校尉者。獨烏孫傳有已校，吳氏仁傑謂特兵有戊校已校之分，尉則兼戊己爲稱。吳氏又言兩都設官之制不同，先漢有戊校已校兵而尉之官稱，則兼戊己後漢有戊己校尉戊校尉，各以校兵爲名。顏君於表下注云，有戊校尉已校尉，亦誤。至戊己之名，顏君說有二義，一說戊己校尉鎮安西域，無常治處，猶甲乙等各有方位，而戊與己四季寄王，故以名官。一說戊己位在中央，今所置校尉，處三十六國之中，胡三省以爲車師不當三十六國之中，顏君前說爲是。吳氏仁傑又引馬融傳注，謂戊己居中爲中堅，二校之戊，取其居屯田之中，又引王氏彥賓說，戊己，土也，屯田以耕土爲事，故取爲名。松按，諸說皆非。校尉屯田車師，亦非無常治者。顏君前說亦不爲得。唯漢官儀，校尉之說爲近。蓋屯田校尉，所以鎮匈奴而安西域，西域在西爲金，匈奴在北爲水，屯田車師前王廷。

補曰：後王廷近匈奴，故不可田。考漢時屯田，常在渠犂之屯，故陳湯傳言發車師戊己校尉屯，皆不久即罷。至元帝時，屯田車師前王廷，方罷渠犂之屯。

田吏士，不言渠犂。

是時匈奴東蒲類王茲力支，將人衆千七百餘人降都護。

補曰：匈奴傳，擊匈奴蒲類澤，得單于使者蒲陰王，蒲陰謂在蒲類之陰，即蒲類王也。茲力支不見功。

臣表，蓋未俟。

都護分車師後王之西，爲烏貪訾離地以處之。

補曰：蒲類王舊在車師後國，今移於西，蓋界烏孫都護，得兼護之。

自宣元後，單于稱藩臣。

補曰：匈奴傳，呼韓邪單于，郅支單于，皆遣子入侍，事在甘露元年帝紀作五鳳四年匈奴單于稱臣，遣弟入侍。

西域服從，其土地、山川、王侯、戶數、道里遠近，翔實矣。

師古曰：翔，與詳同。假借用。

耳。補曰：漢吳仲山碑，出入款計，亦情詳爲翔。